



以媒介全景观看
《人民的名义》

第 1660 号 本期八版 2017 年 4 月 17 日 星期一

“世界读书日”系列专题

双子座在记忆的海面上升起

——写在商务印书馆建馆双甲子纪念特藏《天演论·茶花女遗事》出版之际

■ 陈建华



4月23日,是每年一度的“世界读书日”。今年的这一天,也是第十九届上海读书节的启动日。本报推出“世界读书日”系列专题,以期营造全国人民“爱读书,读好书,善读书”的阅读氛围。

人类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,一国的发展取决于国民素养,国民素养的高低取决于国民的思想,而国民的思想来源于国民读书的数量和质量。

商务印书馆建馆之初推出的两本书可谓例证之一。1898年,严复译《天演论》横空出世;次年,林纾译《巴黎茶花女遗事》再度惊艳问世。一时间,“物竞天择”、“自强保种”等话语不胫而走,

“进化”一词更成时人口头禅。

时至今日,严、林依旧对中国思想文化界产生着巨大影响。值得一提的是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,正是他,成就了严、林的传奇,也造就了商务印书馆的传奇。可见,一本好书,既需要有好的著(译)者,更需要有好的传播(出版)者。商务印书馆建馆双甲之际,选用罕见版本仿制,近日出版发行了纪念特藏《天演论·茶花女遗事》。本报特刊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陈建华为此撰写的文章,以兹纪念。

——编者



商务版双甲子纪念特藏本
《天演论·茶花女遗事》套装及
收藏附页所钤张元济先生印

“可怜一卷《茶花女》,断尽支那荡子肠。”

当看到由严复的《天演论》和林纾的《巴黎茶花女遗事》做成双甲子纪念特藏,在我脑际霎时浮现了严复的这两句诗,出自他在1904年作的《甲辰出都呈同里诸公》。此前的三四年,《巴黎茶花女遗事》见世,一时洛阳纸贵,“断尽支那荡子肠”不仅表达了诗人一己荡气回肠的阅读体验,也道尽一代青年经历的感情风暴——成为一个时代浪漫启蒙的见证。

在众多赞叹之中,严复这两句诗给我印象最深,却记不起是什么时候读到的,似乎不止一次。也许在某一部文学史、某一本传记,或某一本有关名人轶事的笔记里?我又在想,什么时候得知严复的《天演论》的?好像从中学的教科书就知道了。是的,记得我得到一本《天演论》而欣喜若狂,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商务出的新版。又是什么时候读到《茶花女》的?有一回记得很清楚,那是一本纸页脆黄的平装本,那时在哈佛读书,从燕京图

书馆借出的。

记忆有清晰有模糊,在互相穿越、重迭。文件夹因为换过几个计算机,已丢失或打不开了。对《天演论》和《茶花女》,我未必比别人了解得更多,但此刻唤醒了我的阅读史,在重访我的思想与情感的历程。历史常是这样,偶然的机遇,风尘的覆盖,碎片的记忆,被遗忘,被湮没,但人类精神的灯塔永远在守望在照亮文明的进程。此刻,严复和林纾犹如双子座,在我记忆的海面上升起,伴随着波光月色的风涛。

以这套玲珑可喜的“特藏”来纪念商务印书馆建馆一百二十周年,让我们不仅向严复和林纾表示景仰,也关注这两部现代经典的出版史及其带来新的启示。常言道,世有英才,更须伯乐。或者说,英雄造时势,时势造英雄,但英雄还得由人造成?

严、林均是冠绝一时的古文大家,出自清代桐城派殿军吴汝纶门下。吴称《天演论》为“高文雄笔”,“海内奇作”;梁启超盛赞“严氏于中学西学,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”,则彰显其学养与眼光。

严复的“信、达、雅”三原则,是翻译理论的不刊之论。他自述“为一名之立,苟月踟蹰”,洵为专业敬业的楷模。的确,凡属不世出之才或不免自负,严复说:“细思欧洲应译之书何限,而环顾所知,除一二人外,实无能胜其任者。”而对于信奉左马班韩为“天下文章之祖庭”的林纾,所谓“读书破万卷,下笔七千言”也是其傲视一世的写照。试想在二十多年时间里,他和多位口译者合作共翻译了一百八十四种小说(据马泰来的统计),这需要何等精力和才气!此纪录大约至今未能被打破。其中,有二十多部欧美文学经典,而且不乏比原作更富神韵的章节。钱锺书先生说,多亏了林译,他“才知道西洋小说这么迷人”。

两人几乎同时斐声文坛。严复赞叹《茶花女》时不无同门相惜之意,然而当康有为说“译才并世数严、林”时,据说两人都不开心,这大约与当时小说的地位还不那么尊贵有关。其实,严复是小说的最早鼓吹手之一,林纾更看重其在古文方面的成就。倒

是有些私密性轶闻更为有趣。林纾翻译《茶花女》纯属偶然。彼时正当国人对拿破仑的盖世武功津津乐道之时,他想翻译拿破仑,恰逢其关雎情深的发妻病逝。中年丧偶,“牢愁寡欢”,通过朋友王寿昌的介绍接触到小仲马的《茶花女》,不料竟使他感触万千,遂与王一起翻译,从此一发不可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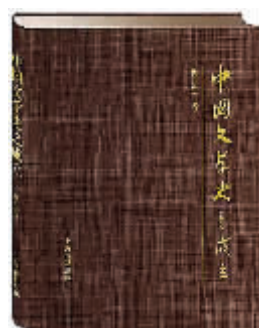
其实,那时的严复也丧妻多年。庚子年北方动乱,他避居上海,与朱明丽结婚。朱是《天演论》粉丝,自称必要像严复那样的人她才肯嫁,在朋友圈里传为美谈。其时,作为戊戌革党的黄遵宪遭清廷清算而蛰居在广东老家,为严复做了一首诗:“一卷生花《天演论》,姻缘巧作续弦胶;绛纱坐帐谈名理,似倩麻姑背痒搔。”这是为老友道喜,后两句夫妻俩在闺房讲道的情景,严肃而香艳。其实,朱女士的英文很好,所扮演的角色大约不止为夫子后背痒搔。不过,“一卷生花《天演论》”和严复的“可怜一卷《茶花女》”有某种互文性,似对当时林纾的情感状态另有一番同情了。

(下转第二版)

阅读前沿

陈尚君 — 存世唐诗知多少
李成晴 — 《永乐大典》：从翰林院到亨廷顿
杨世祥 — 建构中国的通识教育
肖恩·豪 — 漫威英雄是怎样诞生的？

每周一书



《中国文学史之成立》

陈广宏著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定价:98元

中国文学拥有数千年的辉煌历史,然而,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史,却直到晚清才开始出现,且最先并非成于国人之手。1854年,德国人肖特撰写的《中国文学论纲》出版;此后,俄国尤其是日本都有相关著作出版,并直接成为中国学者效仿的对象。从林传甲、辜警凡,到黄人、曾毅,再到胡适、郑振铎、刘大杰,他们如何在学习国外经验的基础上,融汇自身所习得之传统文化与观念,结合时代变化与需求,撰写出一部部《中国文学史》,使这一现代学术体系终于在中国真正成立?陈广宏教授积十余年之功,撰写成《中国文学史之成立》,在竭泽而渔式地搜取国内外材料的基础上,条分缕析、细密考辨,将这一过程抽丝剥茧,娓娓道来。